

牵挂

□福建龙海 胡美云

我是远嫁,从故乡安徽那个叫藕山的小镇到福建这个叫角美的小镇,有着一千多公里的路程。近二十年的时光里,从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七八个小时的动车,再到一个多小时的飞机,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日渐富足的生活在渐渐拉近着我与故乡的距离。

少年时对远方充满憧憬,跑到远远的地方工作,然后又远嫁了他乡。在那些单身时忙于学习和工作,成家后忙于孩子成长和做不完的繁琐家事的时光里,关于故乡和父母,更多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远眺着,浅浅地思念着。很少能做到换位于母亲的位置,体会她目送我到远方时的心境。

直到去年女儿高中毕业,她被填报的江苏大学录取。一开始我是欣喜万分的,一向平凡的女儿于千万人的高考大军中终于得偿所愿。只是,随着欣喜的渐渐消逝,生出更多的却是失落、担忧与牵挂。

那个呱呱落地之后与我多年亲密相伴的女儿,我陪着她从牙牙学语,到一点点长大,从学拼音

字到上小学中学,看着她、呵护着她长大的女儿,上大学却选择了远方。她和我的距离在渐行渐远,从幼儿时的朝夕相伴,到中学时的住校,再到大学时的一年仅寒暑假的两次见面。我们终将面临一次次别离与聚少离多。

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远,我开始买行李袋,有条不紊地整理上学要带的物品,把要带的东西一样一样装进去。原本瘪瘪的袋子被她渐渐装满——我知道,那装满了的袋子,每一寸里都是我们即将到来的别离。

女儿的神情却是淡定的,将要开启的大学生活对她来讲充满着挑战与希望,有许多新朋友,有许多要学的新知识,还有许多要努力完成的理想——这些,会陪伴她度过所有忙碌的时光。而在她的那些忙碌而匆匆的时光里,我终将成为这世间所有平凡又平凡的母亲中的一员。在一日三餐的间隙里,牵挂她的温饱与否,在寒凉酷暑的季节交替里,担心她是否已适应季节的转换,在夜深人静时一边这样敲击着键盘,一边思虑着她是否已按时入睡……

只是,这许多的牵挂却又只能是放在心里的,怕问得多了引起她思家思亲的心思,添了愁绪。于是,即使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,心里的千般挂念,最后都化作视频电话这头一句再平凡不过的叮咛:丫头,准时吃饭,别熬夜啊。

这语气,多像那年隔着细细的电话线,在那头切切絮叨着的母亲啊:伢啊,饭要按时吃啊,晚上早些睡,不能熬夜啊。

忽然就想起20多年前那个夏天的早晨,狭长的乡间小道旁一脸牵挂与忧伤的母亲,和提着行李匆匆踏上离乡汽车的我。故乡在身后渐渐地远去,还有不停挥手送别的母亲。

而今,我也成了女儿身后挥手相送的那个人。

不过在一瞬间,就读懂了记忆深处,那年站在身后目送着车子,目送着我,久久未曾移动脚步,变成一个小小影子的母亲。

想来世间的父母,大抵都是这样的吧:在孩子的成长里,幸福而忧伤,满怀牵挂。

南京的韵味

□南京 曹冬云

我一直记得那天,1996年9月24日。从上海沪宁公路开往南京的大巴于黄昏前进入南京地界。面对窗外云兴霞蔚、残阳旖旎,一种久违了的归属感如金缕包裹身心而温暖。

当大巴降速驶过中山门外的绿地广场,夕阳的余晖正好斜照在吐着长长舌头、昂首挺胸的辟邪身上,金光四射、神秘威严,仿佛梦回六朝。很早就听说辟邪是六朝时金陵的神兽。《山海经》记:“辟邪之兽,来自海东神兽,能知人之忠佞不直者,触而淡杀之”。遂暗自思量此生行为德行并无踏错,心想便不会被此神兽诛杀之,心中亦归乎平宁、泰然。大巴继续缓缓穿过中山门驶上中山东路,安静而温馨的路灯与排着长河的车灯交相辉映,路两边高耸粗壮的法国梧桐树枝高擎伸展,遮天蔽日,别有一番苍翠清凉。右边是南京博物院,一个让我魂牵梦萦多年的地方,以后有的是时间去观赏。过了逸仙桥,打开车窗,闭目深吸作陶醉状,想要闻闻这座并不陌生却又陌生的城市韵味,夹杂汽车尾气的空气中嗅到一丝似曾相熟的味道,这种味

道与我十八岁那年随母亲回南京探亲时,在马祥兴菜馆第一次吃到盐水鸭的味道几乎相似,那份浓浓的醇厚清香自那时起就深深烙印在舌尖的记忆中,经常会在品尝某个菜肴的时候,突然跳出,回味无穷。

“大行宫到喽,还有人下车?”大巴司机用南京方言高声重复着,也将我从盐水鸭的美味回忆中拽回现实,依稀记得大行宫附近可以坐31路公交车,这趟车可以将我送至盐仓桥附近的大舅家。

夜幕四合,华灯初放,夜色中拎着两个行李箱上了31路车。时隔七年以后再次回到南京,作为陌生客和今后的长居民,我的余生从此与这座城市惜惜相连,感受着这座城市曾经的沧桑、包容和儒雅,还有淳朴的温情与旺盛的生命力。窗外的景物还是有变化的,原先拖着两条“大辫子”的电车换成了无人售票车,路两边的楼宇长高了,环境也美了,随之带来的喧闹也多起来。当听到汽车广播里播出“夫子庙站到了,请从后门下车”,我如梦初醒,我竟然坐错方向,匆忙下车,站在路边灯火里,一回头竟

然看见夫子庙牌坊近在眼前,毅然决定去重游灯火中的夫子庙。

望着河中画舫远近,想起朱自清先生的散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,河中最灵动而有韵味的就是船,船上挂着的灯笼充满情调,船行处惹得河水轻轻跌宕,摇碎了水中的倒影,粼粼闪烁、风情迷人,让秦淮河的夜温静柔媚起来。于是,想到了王谢的堂前燕、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和钟嵘的《诗品》、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,以及《千字文》等等,这些传世名作皆诞生和衍生于此,我想,这就是南京的气质吧。

晚风中,各种风味的美食经烟火的淬炼,纷涌而出弥漫在空气中,在一吸一呼之间,腹中竟唱起了空城计,落座奇芳阁,一份牛肉蒸饺、一份麻油素干丝轻松填肚。穿过贡院街一书摊,顺便买了《儒林外史》和叶兆言的《夜泊秦淮》,归去时心中竟然唱起七年前在南京时外婆教唱的歌来:“记得当时年纪小,我爱谈天你爱笑。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,风在林梢鸟在叫,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,梦里花落知多少”,一首歌伴我穿过半座城回到舅舅家。

鸟鸣声声

□南京 南星

每个早晨,我都是在盈耳的鸟鸣中醒来的。

鸟叫声灌满我的耳朵,移步循向窗前。探出头去,想要寻找鸟儿的踪迹,茂密的树叶,看不见它们的身影。我只有端起茶杯,倚在窗前,放松身心,努力聆听鸟鸣,那来自大自然最原始的音乐,带着韵律,缓缓灵动,流入我的心田。

“于清晨极静之时,听到鸟鸣,令人不敢坠落。”忽遇这话,便一见钟情似地坠落了,坠落在它的清澈里。鸟鸣在耳朵里行走,在心灵上飞翔。一声鸟鸣对于大自然不算什么,但对于在异地他乡的我,却有着惊喜。是的,是惊喜。静静地站着,任鸟鸣破空而来,落在我的心里,让一颗

心也跟着寂静又欢喜地跳动起来。

有鸟声的地方必然有绿树。每天上班走在外港河的绿道上,耳朵里传来欢快的鸟鸣,此起彼伏。我走到哪儿,它的声音就落在哪里。歌声中,我似乎看到一只鸟儿正在树尖跃动,振翅,鼓鸣,树叶在鸟翅的震颤下簌簌直响。下班走在回住地的路上,灯光幻漫,想象鸟儿们在清香的枝头,跳跃着、欢笑着,分享着彼此的好心情。

不敢说,我懂得了一只鸟的鸣唱,但只要你认真地聆听,自有一种难以言明的东西。雪莱在《致云雀》中写下:“谁说你是只飞禽?你从天庭,或它的近处,倾泻你整个的心,无须琢磨,便发出丰盛的乐音。”诗

人们总是能看见灵魂深处的东西,这也是诗带给我们的精神享受。鸟儿的鸣叫,可以是笔下的爱情,可以是生命的礼赞,可以是内心的独白。

欣喜之余,我陷入了联想,在世间交往中,我们的快乐很多时候大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快乐基础之上,这个城市有众多的无名小鸟,在树梢展翅飞翔,成为传递快乐的信使,让我平淡而寻常的日子荡起了快乐的涟漪。

晨,听见鸟鸣,便不敢坠落。卧床、行走,聆听鸟鸣成了心灵的一种享受。一切都可以很美。鸟依旧在鸣叫,婉转、甜润,清越又柔和,叫成一片森林。自己亦是一只鸟,在天地间飞来飞去。

莫愁湖边走

□南京 刘月雄

疫情反复,我和胜兰好久没见,约了她同游莫愁湖。

那是初春时节,游目骋怀,湖里的水杉,卫士般笔直高挺立于旁,碧蓝的湖水,与天一色;园内展出的“石上花开”,刻着光阴的童话,日月星辰、花鸟虫兽,让我们大饱了眼福。

女儿还小的时候,一家人曾游莫愁湖,那时眼里只有女儿,能记得的,就是颀首低眉的莫愁女。而今再看,莫愁女亭亭玉立,裙袂飘飘,温婉依旧。环池的回廊,连接赏荷亭、四方亭、光华亭和江天小阁,我们四下围看,走走聊聊。说起我母亲的病逝,连带着疫情不断、乌俄交战、飞机失事……烦恼如湖水悠长。

我和胜兰是高中同学,兜兜转转,先后在宁安家落了户,优秀的她已是南京一高校工程机械的教授,下午还要上课。说话间,我们到了北门,于是就告别。

门楼匾额题有“到此莫愁”,一路看过,不同名家题写的“莫愁”,嵌印在园内的门楼、亭柱、太湖石堆叠的假山和地上,前后呼应。

关于莫愁女的传说纷纭,胜棋楼上,皇帝与臣子的对弈,故事经久不衰,此处立有碑刻“太祖至徐达一侧细观,始见徐达以棋子巧布‘万岁’二字,至此朱元璋始服徐达棋艺较己为高,遂将此楼连同莫愁湖赐与徐达以彰徐建国功勋”。莫愁女故居与胜棋楼比邻,抚今追昔,别有深意:人生百转,功名几

芳邻

□扬州 刘流

“嘭嘭嘭……”听到急促的敲门声,我赶紧打开门。果然是她,这个急性子!递过一盒热气腾腾的点心:“烧麦,刚刚蒸好,自己做的,尝尝!”脸上的神色比盒里的烧麦还热腾。

这是小王,我的芳邻。这两年因为疫情,我暂别半生飘浮的北方,回到老家读书写作、陪伴老人、调理身心,将刚工作时老单位给我的一套旧单元房收拾了一下居住,便有了小王等一千新邻居了。

叫她小王,其实比我小不了几岁,八十年代的老高中生,因老公部队转业到这家当地骨干企业而与我毗邻而居。因为是企业的家属院,住户自然以工人为主。小王的文化算是比较高的,我给她量身定制了一顶“二元知识分子”的高帽,她似乎也默认了这个称谓。

几乎每天一早天未大亮,小王已在楼下改装的车库里忙活了。常看到她用缝纫机为工厂加工一些酒店用的一次性用品。我便吟道: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,她很快乐地笑着接了下旬:“不闻机杼声,惟闻女叹息。”接着不好意思地苦笑:“唉!谁让我有那么大的大梦呢!”

何?还不如“且摇小艇,向藕花香里,自遣闲情”的卢家莫愁女。

莫愁湖一带,在三国东吴以前,是露出长江水面的几处小沙洲,后江流外徙,秦淮河向北延伸,江河冲积的低洼泥沼积水成湖。其出于淤泥,但历经沧桑,几经修复,终沉淀出一湖烟水的缱绻旖旎。目之所及,园内皆亭台楼榭。郁金堂与苏合厢,风飘溢芬芳;抱月吟风廊,诗情有别趣;折柳待渡亭,别情双依依;听风赏荷榭,怡情衍自得;二水白鹭亭,寄情遥相望。我闲步蜿蜒于湖上的楹联长廊,远处的高楼、游船、廊檐,在湖面上摇曳,光彩跌宕而欢悦;近前的水,则沉静得如浅吟低唱。湖水光影尽展其美,动静相宜,妙不可言,还有耳旁悠然的风、湖边垂枝的柳、一路争妍的海棠和郁金香,皆赏心悦目,令我沉醉。所谓亭者,停也,在亭子里暂停歇息,放下疲累,养蓄体力,舒缓心境,何而不乐?

莫愁湖边走,我流连于亭台楼榭间,寻索于楹联铭刻中,凝眸于山水花木处,深深浅浅,打捞出来的全是生活的智慧:人生苦短,功名难求,愁苦纷扰,在生命的泥沼里,不妨停下名利的追逐,低处求索,随风伴月,自我沉淀出心的湖泊,不断丰盈,日益辽阔……“莫愁湖边走,春光满枝头,花儿含羞笑,碧水也温柔……莫愁湖泛舟,笑语满湖流”,哼着优美的小曲,我不由心生欢喜。

小王有梦,而且总在追赶。常见她风风火火地前往求职的路上,不放过任何一个信息。一旦找到工作,从不掩饰高兴之情,然后起早贪黑地全身心投入。偶尔去她家串门,她老公和我聊着闲天,抽着小烟,她会笑呵呵地在一旁织着毛衣,一点也感觉不到在流水线上打拼了一天的疲倦。一尘不染而又略显清冷的屋子渐渐暖和起来。

从九十年代初至今,我们全家一直在北方工作,但每年临近除夕的日子就会像南飞的大雁回来团圆过节。小王总是提前帮我们打扫好屋子擦拭门窗。当我们一路风尘走进家属院,车库、楼道口和家门上已贴上了簇新的对联和“福”字,好像欢迎我们归来。一抬头,小王正拿着扫帚和抹布从顶楼向下打扫擦拭着台阶和扶手。

最近她省吃俭用购下了隔壁单元的一套房,这两天正有条不紊地装修呢!她说父母老了,辛苦了一辈子,好歹尽儿女的能力让他们享受一个舒适点的晚年。

“嘭嘭嘭……”门又响了,不写了,准是小王又给我带回了快递!有这样一个芳邻,实在是件幸福的事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67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